

COMMUNE DE PARIS

巴黎公社人物介绍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巴黎公社人物介绍

陈 汉 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呼和浩特

巴黎公社人物介绍

陈 汉 楚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西落风街28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875 字数:57千

1973年7月第一版

197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450册

统一书号:11089·02 每册:0.19元

前 言

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是巴黎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的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在梯也尔反动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妄图解除工人武装、血腥屠杀工人的紧急情况下，揭竿而起，举行了震撼世界的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但是，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以卖国贼梯也尔为首的凡尔赛匪帮，纠集反革命武装，勾结俾斯麦侵略军，向巴黎公社疯狂反扑。公社战士浴血奋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5月28日，凡尔赛匪徒占领巴黎，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屠杀。巴黎重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巴黎公社虽然被血腥镇压了，但是，在它存在的七十二天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创立了光辉的范例。它永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学习的榜样。它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永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

当巴黎硝烟弥漫，战斗仍在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高度概括了被公社所证明了的革命原则，这就是：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

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还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在巴黎公社中占优势的则是布朗基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绝大多数的布朗基主义者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而蒲鲁东主义者则是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这两派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可能制定出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策略，不可避免地要在巴黎公社革命中犯一些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是，公社是巴黎革命群众创造的事业，汹涌澎湃的革命群众运动，总是要冲破错误路线和观点的束缚，正如列宁所说：“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能不顾错误的理论为自己开拓着道路。”而他们作为革命者，在实际斗争中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尽管公社的领导集团主要是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公社的一些主要成员在革命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恩格斯说：“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在巴黎公社革命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他们在创立和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战斗里，表现出非凡的革命首创精神、冲天的革命积极性和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为世代代的革命人民所敬仰。马克思满腔热情地赞扬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

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在纪念巴黎公社一百零二周年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公社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予以简要介绍。他们多数是巴黎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是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其中也选择了贝累、克吕泽烈这样的人物，目的是为了说明公社内部的斗争，说明公社在向凡尔赛进攻和没收法兰西银行这些原则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通过《巴黎公社人物介绍》，希望能使读者了解：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怎样在武装斗争中产生的；巴黎工人阶级是怎样以革命的首创精神，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他们是怎样在敌人武装进攻面前，前仆后继地英勇搏斗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巴黎公社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以致惨遭失败的沉痛教训。巴黎公社的历史证明：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巴黎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巴黎公社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一百零二年了，但是，她的革命原则，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命力。今天，巴黎公社举起的革命火炬在全世界熊熊燃烧，《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云霄，巴黎公社的英烈们激励着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朝着人类解放的道路奋勇前进！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世界人民革命的大风暴面前发抖吧，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无产阶级的！

一九七三年三月

目 录

前 言

路易·欧仁·瓦尔兰

(1839—1871) (1)

奥古斯特·塞拉叶 (1840—1873) (13)

列奥·弗兰克尔 (1844—1896) (20)

泰奥菲尔·沙尔·费烈

(1845—1871) (30)

欧仁·鲍狄埃 (1816—1887) (37)

古斯达夫·弗路朗斯

(1838—1871) (44)

沙尔·德勒克吕兹 (1809—1871) (50)

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

(1836—1871) (57)

路易丝·米歇尔 (1830—1905)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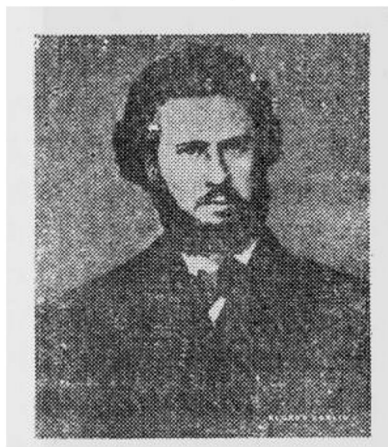
沙尔·贝累 (1795—1878) (71)

古斯达夫·克吕泽烈

(1823—1900) (77)

路易·欧仁·瓦尔兰

(1839—1871)



瓦尔兰 像

路易·欧仁·瓦尔兰的名字是和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著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巴黎公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瓦尔兰，1839年10月5日生于法国塞纳-马恩省克勒区一个贫农的家庭里。他从小一边劳动，一

边在克勒学校里读书。十三岁的时候，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到巴黎一家装订作坊当学徒。因为不愿忍受资本家的打骂和饥饿的折磨，瓦尔兰曾换过几家作坊，但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资本家都是那么狠心。瓦尔兰为了生活，忍饥捱饿，受尽折磨，坚持劳动，刻苦学习，后来成为一个出色的装订工人。

瓦尔兰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和研究。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历史、文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他也学习数学、力学、解剖学、生理学……；他渴望了解一切。他曾进过国民教育促进会办的夜校，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成绩。瓦尔兰通过刻苦自学，获得了大量的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他逐渐醒悟到，只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摆脱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在十八岁的时候，他就组织了装订工人工会，并积极地领导了几次罢工。这时，正是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随着法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愈来愈重，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又被迫起来进行斗争，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路易·波拿巴被迫同意派工人到英国伦敦参观1862年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瓦尔兰被选进了选拔代表的委员会，参加了筹备这次参观的组织工作。1862年夏，法国有三百多工人分批陆续到伦敦参观了博览会。这次参观给了法国工人、给了瓦尔兰极深刻的印象，受到很大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加强工人阶级组织性的重要。而且通过英法工人的接近，促进了国际工人的联合。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为了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工人阶级，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各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伦敦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5年初，巴黎建立了第一国际的第一个支部，瓦尔兰参加了这个支部，成为第一批200个会员当中的一个。不久，瓦尔兰又被选进协助巴黎支部工作的委员会。

瓦尔兰单独居住在多劳街33号的顶楼，他靠装订书面过着俭朴的生活。后来巴黎许多革命者回忆起瓦尔兰来，都说他严肃、热情、沉着而精力充沛。他的小房间里常常挤满了

工人兄弟，他们冷静地讨论或激烈地争论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瓦尔兰领导了1864年8月装订工人的罢工，并且取得了工作日从12小时减少到11小时的初步胜利。

那时，法国流行着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它渗透到法国无产阶级中间，腐蚀着工人的斗争意志。蒲鲁东主义者虽然反对大资本家，但不赞成废除私有制，他们宣扬反动的阶级调和论，要工人放弃政治斗争，而把精力集中在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搞“交换银行”。瓦尔兰和他的朋友们当时都是信仰蒲鲁东主义的，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很深。1865年9月，瓦尔兰到伦敦参加了“国际”代表会议，结识了马克思。在讨论议程时，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蒲鲁东主义者企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排挤出“国际”，竟然提出不接受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谬论，但是遭到大会多数代表的反对。1866年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蒲鲁东主义者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法国代表团的托伦^①、弗里蒲又公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妄想把国际工人协会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交换合作社。大会再次否决了他们的提案，驳斥了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的反动谬论。在第一国际中，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组织原则取得了第一次胜利。瓦尔兰作为法国代表团的成员，也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在这场斗争中，瓦尔兰虽然基本上是站在蒲鲁东主义的立场上，但是由于受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现实的教育，使他离开蒲鲁东主义者越来越远，比他们越来越左了。马克思十分重视法国代表团中的左翼势力的积极作用，支持他们反对代表团提出的一些草案。瓦尔兰从代表大会回来，就开始坚决维护日内瓦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

把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推上了进行积极斗争的道路。瓦尔兰是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执行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1868年5月，法国反动政府对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进行迫害，公开审判它的领导人。瓦尔兰在法庭上发表了辩护演说，揭露了反动政府的罪行。7月，瓦尔兰被关进监狱，监禁了三个月。他虽然没能参加第一国际布鲁塞尔大会，但是大会在所有制问题上对蒲鲁东主义的致命打击，粉碎了蒲鲁东主义妄图永远保存小私有制的反动思想，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在监狱里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这时的瓦尔兰已经是左派蒲鲁东主义者。蒲鲁东左派和右派不同，他们主张革命，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当然，他们还没有摆脱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瓦尔兰出狱时，法国已经面临着强大的革命风暴，瓦尔兰积极参加了各项政治斗争。他领导罢工，组织工会，并且到法国其它城市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他已经成为全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1869年9月，瓦尔兰又参加了巴塞尔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他虽然没有识破巴枯宁的阴谋，在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支持了巴枯宁主义者。但是，回来以后，他致力于工人的解放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根本相反，他尽一切力量把所有的工人团体联合起来，在1869年底，建立了巴黎工人协会联合会。现实的斗争教育了他，使他逐渐认清了机会主义的本质。特别是巴塞尔大会后，当巴枯宁分子和工联主义分子、拉萨尔分子，以及残余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勾结在一起，反对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时候，瓦尔兰旗帜鲜明，坚决支持了总委员会，反对阴谋分裂。1870年3月8日，瓦尔兰在给奥布里的信中写道：

“只要旧的国家还没有被消灭，我们在社会改革方面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 瓦尔兰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在群众的斗争中，他逐步摆脱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870年的法国，“山雨欲来风满楼”，阶级斗争十分激烈。为了适应斗争的形势，瓦尔兰力求把各基层组织统一为一个区支部。4月19日，他主持了巴黎支部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通过了总支部的章程。瓦尔兰被选为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的主席。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反动政府闻风丧胆。统治阶级对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迫害、搜查和逮捕。许多著名国际会员被关进了监狱。4月21日，瓦尔兰听说反动政府要逮捕他，被迫隐避，流亡到布鲁塞尔。在巴黎，反动政府对“国际”又进行了第三次审判，受审的有38人，其中有7人被缺席判决，瓦尔兰也被判一年徒刑。

普法战争爆发了。瓦尔兰在国外密切注视着法国政治局势的发展。他听到法国在前线遭到失败，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在人民中煽起沙文主义情绪，十分激动，他写信给国际巴黎支部，为同志们的命运感到不安。不久，色当惨败，随后又发生了9月4日的革命，瓦尔兰再也呆不住了，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巴黎，立即投入火热的斗争。他加入国民自卫军一九三营，被选为这个营的司令员。法国的形势越来越危急，麦茨的投降，“国防政府”的背叛，巴黎的饥饿……，使工人十分愤慨。1871年1月，巴黎人民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反动政府当局在巴黎市政厅广场对赤手空拳的人群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残酷的现实使瓦尔兰认识到必须加强革命的武装。他竭力要求武装工人，扩大国民自卫军。他在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

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把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会后，瓦尔兰和其他三名第一国际会员参加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梯也尔反动政府对巴黎的工人武装力量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处心积虑要解除工人的武装。在梯也尔政府精心策划下，发动了3月18日对工人武装的突然袭击，但是遭到了巴黎人民群众的坚决回击，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3月18日革命。

瓦尔兰是巴黎3月18日革命的杰出领导者。瓦尔兰担任了巴提诺尔第一五五营和第二二二营的领导者，并且联合了其他六个营，采取行动，迅速占领了旺多姆广场。晚上十一点钟，瓦尔兰给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尔诺德^②的信中写道：“我已经来到中央委员会，总进攻在继续进行，我们节节胜利，但是我们还没有在一切地方都占上风。法耳托率领第一营部队占领卢森堡，据说法院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最后他还警告说：“要警惕，要戒备，要提防敌人的反攻”。这时，国民自卫军已经占领了市政厅，中央委员会迁到了这里，市政厅的上空升起了红旗。梯也尔和他的反动政府惊恐万分，狼狈逃跑了。巴黎已经控制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手里。

3月19日，巴黎阳光灿烂，成千上万的群众挤满了街头，激动地读着中央委员会的布告。早晨，瓦尔兰和茹尔德^③带领30个国民自卫军占领了财政部，迫使银行经理支付100万钞票发给战士作薪水。以后，他又和其他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同巴黎各区的反动政权的代表进行谈判，要他们承认中央委员会是唯一合法的政权。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它持续了五个小时。斗争的现实，使瓦尔兰认识到，要和这些反动政权的代表和解、达成协议，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必须立即击

退保皇派分子，选举巴黎公社。

瓦尔兰在人民群众中威信很高。在公社选举时，同时有三个区选举他。瓦尔兰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3月30日他加入财政委员会，他和茹尔德等人担负着艰巨的任务。他们制定城市预算，研究房租、管理票据等等。在公社面临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天要保证35万人的伙食。瓦尔兰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廉洁奉公，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虽然从他手里每天要经过大笔款项，但他仍然穿着陈旧破烂的衣服，常常和战士在一起吃大锅饭，有时几乎是半饥半饱。他一丝不苟地关心着公社的财政开支，同一切浪费和舞弊等不法行为进行斗争，颁布了惩处贪污的命令。有一次公社的一位将军在过去的帝国服装店给自己定做了一套贵重的呢子衣服，把帐单送到军需部请求付款，瓦尔兰把帐单退回并写道：公社没有钱购买贵重的服装。通过这样一件事，足以说明瓦尔兰的公正无私，节省国家资金。4月21日，他还担任了公社粮食委员会的委员。5月初又被任命为军粮部队和军事供应部队的总指挥。他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某些委员同公社争夺领导权的行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捍卫了公社的领导地位。但是，瓦尔兰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在没收法兰西银行问题上不够坚决；由于他和蒲鲁东派的关系，在公社内部“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斗争中，他站在“少数派”一边，反对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并签名宣布退出公社以示抗议。后来在凡尔赛军队将要进入巴黎的紧急时刻，由于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的坚持，他们虽然仍回到公社担任自己的职务，但是削弱了公社的领导，给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5月13日，马克思曾给弗兰克尔和瓦尔兰写信，指

出：“公社浪费在琐屑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大家知道，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如果你们来得及弥补已失去的时间，那末这一切就不会造成什么损害。”马克思还提醒他们要警惕梯也尔和俾斯麦的勾结，防止梯也尔进占巴黎。

在“少数派”回到公社不到五天，5月21日，大批凡尔赛军队侵入了巴黎，发生了震撼世界的“五月流血”事件。在整个“流血周”，瓦尔兰始终没有离开过前沿阵地。他带领国民自卫军第六军团，勇敢坚决地进行战斗。他们和巴黎的男女老少在一起，筑起街垒，日夜坚守，浴血奋战。公社执行委员瓦扬^④后来称赞瓦尔兰“是最硬的一个”。5月25日夜間，在德勒克吕兹牺牲以后，瓦尔兰被任命为公社的军事代表。当时情况十分恶劣，市政厅已被敌人占领，公社的保卫者退到了塞纳河的对岸。瓦尔兰指挥国民自卫军把敌人阻拦在克罗河——卢斯附近的十字路口，在街垒中顽强抵抗，狠狠打击敌人。瓦尔兰写信给战友鼓励他们无论如何要坚持。他也预感到要失败，“将被活活砍成碎块，尸体将被在泥地上拖曳”，但他视死如归，英勇不屈。5月28日，巴黎公社的最后一天，由于一个神甫的告发，瓦尔兰被捕了。他被拉到蒙马特尔高地上，在受尽了酷刑拷打、残忍折磨之后被杀害了。连资产阶级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位英雄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少见的。

瓦尔兰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在公社期间，尽管瓦尔兰犯过许多错误，但整个来说，他对公社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直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恩格斯所说：“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

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瓦尔兰和他的同志们在巴黎革命实践中，所以作出一些正确措施，正是由于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特别是瓦尔兰本人由于接近马克思，受马克思的影响就更大。他以自己的实践，光荣地履行了自己的誓言：“我们仍然忠于国际。” 瓦尔兰不愧为法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巴黎公社的英雄。

人民群众怀念这位公社的英雄。1913年5月，巴黎人民为瓦尔兰建立了纪念碑。纪念碑揭幕的这一天，人数众多的游行队伍，从巴黎等地唱着雄壮的《国际歌》，举着红旗，到瓦尔兰的家乡，悼念他。瓦尔兰虽然被凡尔赛刽子手杀害了，但是他崇高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注 释

① 托伦·昂利·路易（1828——1897） 法国雕刻工人，右派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组织者之一，1869年前第一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1871年2月作为巴黎工人的代表，当选为资产阶级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成立后，他拒绝执行公社关于工人议员必须同反动议会决裂的决定，仍然坚持留在凡尔赛的国民议会中，背叛了革命，同年4月25日被开除出国际。

② 阿尔诺德·若尔日（1840——1912） 法国建筑工程师，蒲鲁东主义者，1870年9月4日革命后，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3月18日起义。4月16日被选为公社委员，4月21日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五月流血周”中英勇战斗，公社被镇压后，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

③ 茹尔德·弗朗斯瓦（1843—1893） 会计出身，蒲鲁东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1870年9月4日革命后，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

员，3月18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驻财政部代表。3月26日选为公社委员，为财政委员会委员，后同瓦尔兰一起任财政代表。4月20日起任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1880年大赦后回法国，在法国工人党中工作。著有《一个公社委员的回忆》。

④ 瓦扬，爱德华·玛丽（1840—1915）医师兼工程师，第一国际会员，布朗基主义者。1870年9月4日革命后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3月18日起义后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驻内政部代表，3月26日被选为公社委员，任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委员会委员。投票赞成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被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2年海牙大会后，退出第一国际，1880年大赦后回法国，组织布朗基主义者“中央革命委员会”。后参加法国社会党并成为该党的领导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堕落为改良主义者。